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嗣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

一名度字厚夫豐城人

等清

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

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

之戶行賄得免

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

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
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

邢臺人

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

淵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

沙縣人

俱侍講讀

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叅機務委蛇

而已帝亦弗重也

陳山于明年正月亦
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先是利陷茶籠

去年十月

陳智方政討之敗績

是年三月

時渠

魁未平小寇蜂起

宣化賊周成太原賊黃卷芙蓉賊潘可利雲賊寧遠州紅衣賊長擊

俱叛附利

宣化太原皆府名芙蓉縣名皆屬交趾布政司今為安南國地

帝降旨切責

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叅將帥

師討利尚書陳洽叅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

明制凡以失律奪職裁

聽通節制

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宴義夏

罪從征者稱為事官

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趾自建郡縣以來用兵

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

為一國歲奉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如義

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

文阻自承辦以後久誤版圖利等籍弄燕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動相尋亦由於國對非人耳宣宗此別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賧楊士奇等珠崖

之喻其時
諸臣能不隨聲
附和正宜相商
決策乃軍行南
出國門而君臣
相離已早為安
地息兵之說服
從王通但務講
和陳洽仲升相
繼賊攻畏師火
律坐為小醜所
困皆由於廟謀
之氣先餒耳

功業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帝領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卧冰封股者不在旌表

之例

事見前

至是總旗

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

衛整女

母病篤封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

孝親有道剖腹剖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筭小內使為之又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於內

內使之職止於
供給使令即今
破書亦不過數
之數字記姓名
略解大義而已
特開書堂聚至
四五百人已不
免重視其事且
令大學士翰林
等官專以授書
為務尤奈職守
而衰班聯若輩
因此遂得與外
僚日相習熟實
同黃紙交結之
漸宦宗於內使
傳旨必令覆奏
始行非不留心
防制乃必欲其
深通文墨甚至
掌奏批硃憑假
內監之手實不

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
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
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
四人教習以為常於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
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解其何所取義
至正統初即有
司禮未設之事
影字遂不可勝
言立非立法之
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
暴無賴之人又
習見成祖以寬
待國逆胡逆志
其情事與與賊
兵有殊而宣宗
亦非惡帝至時
可比高煦帝乘
其新立逞心不
執不意宣宗之
竟能決意親征
故一聞六師歷
境如震迅雷手
足已無所措則
其事半功倍固
時勢使然若僅
命將出師恐成

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
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

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

益怨望帝即

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

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

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

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墜右軍知州朱恒後

軍高煦自

四哨

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之

部署已定授王斌

歐尚未可定且
所遺之薛祥開
命色變是至向
廷臣垂泣其惟
世無能視建文
時之李景隆相
去有幾幸而宣
宗英斷且楊榮
等之力贊親征
亦非齊黃業所
能及其功效故
不可同日語也

太師朱恒及長史錢英尚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
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
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
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
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投青入京約英國公
張輔為內應輔立繫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
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
是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

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
命秦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
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秦懼不敢言歸
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賈奏至多
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武侯薛
祿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賈更名祿往討之後召諸大臣入議原吉
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休
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

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
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

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
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
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
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垓襄

王瞻垓居守

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

南為巢窟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至亦不暇攻

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計之高
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
必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僥倖
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以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其
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遣高煦
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
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
一戰成擒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

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勅諭高煦又以勅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令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給斌等復入

趙王如吳與高
照同惡即當禁
罪如誅若其本
與誅其豈可因
罪安之若道統
積成以馮乾涸
建文削藩禍禍
前廢非道況高
照既已就擒若
何利其地度必
苟苟伐乎陳山
報德謀移師明
害督月其瓜安

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

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為武定州命陽武

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

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勅士奇曰太宗皇帝

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

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

無異對黃而食
那更不可問幸
而宣宗從楊士
奇之說曲子保
全否則無故相
殘不幾復效此
文之然說耶

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偕入以死諍二人入

閣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

至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

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

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

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及遣駙馬都尉廣平侯

素容

壽州人尚成祖
女永安公主

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

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頗

息

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家學昧大體帝曰

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

小內史書張瑛亦出為南京禮部尚書

廢高煦為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

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

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

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

數

年寧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仲尼勾帝仆於地帝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

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於其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銘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本原仁宗通聖宮後未審所言何事宜容不加詳察遂令解付刑曹則其受以盛於脅以嚴取未嘗非鑿其無辜故為曲折以顯其冤宥直臣之美但其獲罪所由究非先朝威德而之使之於大廷歷數必為嘆息稱之於伏形已之是說不復為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

仁宗少留於此
於心未何以自
安且空宗茂此
於朕非南講大
學行義慈及還
繫那能叔誅工
作農德起野其
失亂金山松擊
治無以異又何
前後之自相牙
也耶

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趾遇賊於應平交趾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叅

贊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趾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濟擊却之

叅將馬瑛破賊清威真下石室東閩俱交趾舊縣屬交州府至石室會

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沙諸將言

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

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陳陞馬左右欲扶還洽叱

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即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

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攖城拒守利移兵攻

之不下

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詰將請乘勝急

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剄而死復攻邱溫邱溫去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邱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

汝陽

人副之都督崔聚

懷遠人

充參將尚書李慶

字德孚順義人

參

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

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救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丁卯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構陷濟熿

事具前

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

給恭王宮中老媪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熿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斬

不與仁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即位高煦反濟熿與通
謀其黨至京自首寧化王濟煥亦奏其弑母事亦見前帝
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
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
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
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

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

合肥人

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成交趾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
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
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
忽聞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
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
圍威茂疊溪

注見前

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

本作贖刑古人
欽恤之意尚情
自可酌而罪非
不赦許其納米
免罪亦未嘗不
可便宜聽人之
自贖豈可不照
其例與否而強
之使從合其力
者以是無窮之
累固是為利起
見而時為仁行
指矣

指揮蔣貴

字大富
江都人

合兵討之而梟宏於松潘以徇

明年

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
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
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
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
始免追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

徐州人

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狺獍

苗種名

劫掠臨桂

唐縣今為桂林

府治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

以不救交趾

命雲佩征蠻將

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於藤

侯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

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衆譟

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

餘區以鎮要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為所持

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

體一污不可復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污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耶雲曰善盡却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

在雞陵關南

遇伏死諸軍盡歿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令其下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啟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隘數十直抵鎮夷關

即雞陵關永樂中更名

升意殊輕

賊郎中史安

字志靜
豐城人

主事陳鏞

字叔振
錢塘人

恐賊示弱以

誘官軍亟言於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

皆病甚強起告升都事潘禔

字

且引寧橋事為戒升

不為意前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

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歿其

夕銘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鬪

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為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

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降者安鏞禔及主事李宗昉

史無黃福奔還為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關者皆死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
至此利聞饋白金餼糧以肩輿送
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之官

冬十月王通棄交趾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利立陳暲為陳氏

後詭言暲實先陳王暉三世孫今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為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

與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

為馳上表即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
退賊乘之晟大敗水尾交趾

舊縣屬歸化
州接雲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趾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暲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

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趾語

具語

前

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於是遣

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其罪并諭

利興滅繼絕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
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
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
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賊
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

交趾內屬二十餘年屢叛
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

興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誦
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

妃鄒平人
幼育宮中

立儲非善全之
通而已屢論及
之若由於臣下
申請尤易溢流
辨况其未離襮
祿者乎乃宣宗
皇子生甫八日
而拜臣請立太
子之疏紛紛競
陳有伺進不及
待竟至於此徒
知拘古義名而
不審事體真不
足當一察而况
其出端靡地
合耶

有美色帝即
位立為貴妃
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生大

喜寵貴妃有加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

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
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
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

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
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

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
卹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

帝自為之序復題其後

以詔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毋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
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為不可翼日帝獨召士奇至
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
居別宮則進退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
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為皇后

胡后既廢
張太后常

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殂葬金山天順

間追諡恭讓皇后 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於西苑

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

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

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

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

當是時帝方厲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

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

民間疾苦賦詩慶唱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
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
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七日多
帝即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趾罪下獄論
死

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為最重然帝皆

不誅長繫待決而已

顧興祖先被逮亦下獄沐晟為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趾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

字禮卿太康人

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

雄縣人

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

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

勉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

肅然佐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於外立雙藤戶側百

時官自有常程
詳請新習得馬
所費甚多又豈
可此於人致
為清高乃當時
未涉成俗難以
破佐之庶公有
至亦不為為標
名所困實非大
臣潔清自矢之
表官其知其
失又因是日荷
之言而於其由
至即當定章
本以與之結
始其因以此知
亦不為之禁
從也下之說
伊

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

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云

都察院吏訴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楊士奇曰

爾不當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費隸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悉稱行在

事見復

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

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於寬河

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爾河

入盛京

寧遠州界

帝次石門驛

在遵化州西有鎮

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

已入塞乃留大軍於遵化

遼縣今為州

而自率精騎三千

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

注見前

遇敵於寬河帝

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

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

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

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巳酉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

字九臯
鹽山人

言官吏害民蠹政贓犯為甚今官

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
非為治之道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
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
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

文職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

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

字用實
東莞人

等亦言之乃沿兩

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灤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

上新河

在南
京

許墅

在蘇
州

九江金沙州

在湖
廣

臨清北新

在杭
州

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

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
懷

原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靖謚忠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
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

原吉有雅量嘗

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
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

過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當寬恤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橐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

清河注見前

下馬扶輦

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於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

三推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况鍾

字伯律靖安人

等九人為知府賜勅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

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

知蘇州

及郎中趙豫

字定素安肅人

知松江

莫愚

臨桂人知常州

羅以禮

桂陽人知西安

員外郎陳

本深

字有源鄞人知吉安

邵旻

知武昌

馬儀

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

御史

何文淵

字巨川廣昌人知温州

陳鼎

新興人知建昌

等皆賜勅俾馳驛

豪強不鈞則不足
足以安良扶弱
器利除害惟真
德史能為之至
於萬民懼惟
可論其宅心而
果夫剛明必當
廣以蒞事能更
施文雖有兩朝
究歸一轍也必
以善為德鍾豈
知治體者哉

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

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一時丞丞稱極盛焉

蘇松郡况鍾在蘇州其為政務鋤強豪植良弱興利除害不

遺餘力民有况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江一意
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穉
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
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於獨石

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本元雲州地明

移開平衛於此今
設副將同知駐防

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

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於
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
注俱見前之險邊備益
虛

遣使捕畿內蝗

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
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資用未嘗缺乏比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十萬人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帝善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本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
往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
宜行事

忱浮沉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赴府
長史及是以揚榮薦遂被擢用

忱至即召

父老訪悉逋稅故設法以次理之時蘇州逋賦最多

積至八
百萬石

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

十餘萬石而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

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

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

先是胡榮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

周此巡撫南宮
如假木利成等
校設分濟農一
切實心措置善
政頗多誠非苟
且塗飾者所可
及若其言計不
省一事則不得
謂之無失益多
事因廢其撥已
而刁健以寬於
德若說南人好
以自昔已能誠
能處置一二以
善其終毋好徒
知所做跡若一
舉置之不問則
小人益無所顧
忌勢必開風說
起崇廢日滋於
民文何利乎至
沈繼祖舉之後
竟猛如前張此

易凡告許輒不省或面許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卿勅旨在驅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驕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疾苦為之商畧處置其取下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誠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相視水利督濟崑山嘉定詩蒲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弘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最著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

注見前

閱武而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因乎其時欲為
簡易以便民未
嘗不可但因人
面計而以和官
為辭則殊碍於
理豈知降等安
民本非二事去
積莠正所以植
嘉禾而保善良
亦豈得不無毀
類徒高言清淨
而務為姑息者
奸又安能盡掃
哉二寶耶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趾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
暲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
帝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
使齎勅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
官吏軍民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

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

部侍郎章敞字尚文會稽人齎勅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

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承政憲察及總兵使司其

制度多倣擬中國云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

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

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

微行至臣下私居惟宋太祖之禁趙普曾一行之其意或在於陰行同寮然已不可為訓若室宗果遇士奇一言何難立召入對而之以昏蒙降臨乎此微行宗雖微行事

乃此時日如宣
內大同益進不
反皆宜察時註
之不子有以故
之耳

轉漕之法明李
集更這無定策
益輸將難開關
之賦而稅則
宜掌之在官若
今里矣承值富
戶充當即使全
無苛擾而常賦
外已多一力從
之征後雖改為
支運而尚令民
運至中達及陳
定等議行兌運

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寃夫

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

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鄉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

用官軍支運

造淺船三千餘艘分遣官軍就近
稅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

既而

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

董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

在四

年令江西湖廣浙江江

似乎斟酌變通
然不以收給責
之有司交兌際
之水火仍令軍
民私相授受且
兌運與支運終
行法不歸於一
民間豈無所
適從強弱不均
弊端百出非他
民之甚此也

南北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

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悞農業

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

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兌運

又命廷臣議定則例

耗米以地遠近為差民有運至淮安兌運者耗減十之四如兌

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運

兌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

耗又給輕齋銀為洪開

謂徐呂二洪及會通河諸開

盤撥費且得

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遠運為艱由是兌運多

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採辦名虐
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
服用僭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
院榜琦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

諡文靖

幼孜病革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

聽及卒贈少保

壬子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

文陞人

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恤

帝召楊士奇諭曰邱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

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

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

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

刑賞乃取下大
權免死之券賜
諸功臣尚且不
可蓋執法則有
反汗之虞而由
賢易廢扞網之
弊仁義之施且
由此而交困矣
至金英等本宮
中小監並未開
積著微勞有何
熟納足錄竟至
詔書宥死是後
而褒美之乎不
知同官輩小人
難養若控馭不
宜尚謹守不敢

千犯少不檢察
則簿法者百之
况似以故符發
之玩紀殆越之
明室寔任官官
之弊至矣宗而
大壞宣宗比察
固已聞其漸矣

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
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
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
早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秋七月揭幽風圖於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賦詩一章
命侍臣書於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
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聶夷中
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誹謗者罪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
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

妄男子敢至
門呼訕誹自
刑自當執付
司按律以治
無庸好異奇
也敢至帝前
已則誹謗不
寬定宗乃比之

設諫本以來於
釋而不諱既
不備有尤過經
皆好古而不表
於道之失也

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邪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蕪松民輸南京戶部給
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
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

時江南大裕忱奉詔令諸州縣

以官鈔平糴

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

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
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

數還官枕與況鍾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枕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

八年春三月賜曹訢

字萬鍾
寧晉人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鼎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

注見前

典史

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鼎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魯台於穆納

山在今烏喇特旗西
舊作毋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魯台見
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
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魯台子諤博爾濟延

舊作阿卜
只俺今改
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
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
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
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

明史土司傳松潘衛衛領占
歲先結等十八族長官司

及空郎龍溪諸

寨

方輿紀要松潘衛南歸化關左右有龍溪諸番寨

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

寇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 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是為英宗

遣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攜太子泣曰此

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恣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

諡忠定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

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

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
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

包容上前所言

退不敢以語人

鎮守中官魏唐
世莊軍界政山
壽等亂交社
已軍可徵即議
撤除於初政誠
尚有益但收斂
巡鹽諸務均係
民生國計亦非
可委任中涓至
南京守備諸邊
鎮守更儼然參
與軍謀其視各
布政司權寄尤
重正當首行議
罷而時三楊輔
政不思永靖根
株乃復修廢舊
尼使高留胡孽
不文而瑞忠復
惡遂不可除帶
得建宜得辭其
各哉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
如故

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福以參贊當坐隆側然隆

待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
先籌定付隆志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

不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
大政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
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昶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
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

宣宗次子賢妃吳氏出

為邸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

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卹大盤山

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

數十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

賊曾子良等為亂衆至三萬屢撫不

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
計擒斬子良餘衆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

在天壽山東
長陵之北

諡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宣宗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
修明閭閻樂業益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

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歲卽削平掃蕩邊
塵狡寇震攝帝之英姿虐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

此四川龍州
今龍安府是

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

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
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

字永錫
吳人

主事郭循

字循初
廬陵人

於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

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
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
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裏以氈至大內親詰之
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
職

以王振

蔚州人

掌司禮監

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各太

監為內官
最要職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於東宮宣德初寢用事帝為太

自宣德間長琦
伏法內官已稍
知敵賊英宗幼
年歲許政在三
楊益當整海宮
府使官監有所
顧忌而少主亦
不致拜近宵人
况以太后安寄
之專計從言聽

王振雖為英宗所寵而冲齡指命並非不可挽回即振僅任未重亦非有不可拔之勢又何避容改東朝力加裁制乃三揚不早為防微杜漸輔導之職所關實多至振甫膺司禮即欲參預閣事遂橫之機已萌又不能力持守正士奇徒兩以家不出於事何裨便非太后之問得以少遏凶邪則振之戕辱臣極行威福又何待八年以後乎英宗

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

太后嘗遣振至

內閣問事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楊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問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

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

信用奸瑤其失
固不待言而蒼
成巨患致貽禍
國家於三楊誠
不能無責也

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

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

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

以居第目
士奇曰西

楊榮曰東楊溥嘗自書郡
名曰南郡因目為南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魯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

勒等為托克托布哈

舊作托都不
花今改正

所窘竄額齊納外為

納欵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蘓武山

在涼

州府鎮番縣東南山而還托克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歡既殺阿魯台欲自立為汗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於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遠大

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

溥及侍講學士王直

字行儉
太和人

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

講文華殿

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
定於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三

日為
講期

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踈淺宜令布
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於是兩畿及十三

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
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來行聖公孔端友

從高宗南渡居
衢州事具前及

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
祠墓傾圮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
京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
副都御史周銓請於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
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為言帝問

尚書胡濙

字源潔
武進人

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為便

洪武

中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代輸于是
謂米麥為本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乃倣洪武制米

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亦如之南京及浙江江西湖
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盡解

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
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
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
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
既絕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勅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

字尚德
東鹿人

於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已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

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邪遂執驥及

右侍郎鄺埜

字孟質
宜章人

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

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

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撫大

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

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丁巳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於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

悲愴

始仁宗為太子時被讒官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屢瀕於死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

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言之

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

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

誠孝太后既對
諸大臣數奇王
振且以刃加振
頸不得謂無必

政之心使五臣
能因勢而變成
之則去大慈易
心反掌乃五臣
不但顯言其
惡且為之長跪
致請轉若重為
申救者良由諸
臣阿順幼主為
身後計故爾隱
忍保全致蹈奸
惡之禍而不得
誅之誠孝太后
之優柔寡斷矣
且如太后於兄
是昇皆禁其不
得干預國事可
謂深知大體而
三楊則於是非
請加委任私意
揣摩若此又奚
有於王振乎

后頓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
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
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悞人國家我聽
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政也振故心憚
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
命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

今在

涼州府鎮番縣東北即
白亭海古休屠澤也

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

水草遂引軍還巡撫甘肅都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
責貴狀并戮敬驥秘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
魚海子先退者為誰僉曰安敬乃即縛敬斬軍門責
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
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
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師都督

任禮

字尚義
臨漳人

蔣貴擊之驥遣貴為前鋒而自與禮統

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

在甘肅州府

邊外故居

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

與下多喇溝黑泉俱在額

延城北齊納地按胡桐本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蟲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即此

舊說作梧

又及之多喇溝

舊作刀力溝今改

窮追至黑泉而

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左右夾擊殲敵幾盡

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

遁尋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詔旌出穀賑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

字宗道
六合人

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
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
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謙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
數與烏梁海戰斬其首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戊午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囚

秋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
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
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

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
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已四年春三月遼王貴烜

簡王植
長子

有罪廢為庶人

貴烜杖殺長史笞荊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
其內亂召訊具伏廢為庶人

已封其弟貴
燧為遼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

八月
又震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
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

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

成化初贈太
保諡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

字性和
臨朐人

侍講曹鼎入內

閣預機務

楊榮謂當擇後生可任者一言而擇振意其計慮誠高於士奇然亦不過善自初詳耳若云進其以輔政則殊不然夫以三楊同心政府老成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

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

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

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答榮榮曰彼厭吾輩矣

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

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

鼎及侍講學士苗衷

字秉彝定遠人

侍講高穀

字世用揚州興化人

名

以進

四人皆帝初御經筵士奇等所薦

愉鼎先被擢用

之望歎歷之久
併力以圖尚於
奸端不能絲毫
貶損後之資新
望茂者又安冀
其與之相抗耶

夏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

深尺餘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
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
冠緇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於此

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恣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謹文敏

榮乞歸省墓北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

使

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

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

怒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楊行祥之事無識者或以為疑

系不知避國之

說本屬荒唐當

時謬語流傳既

久民間遂信以

為真且其去革

除時年代漸遠

黨禁漸弛行祥

冒闖其說亦因

富貴遂假其名

號以為僥倖之

謀能所稱年齒

之不相符合其

為無知妄造情

狀昭然此與漢

時冒衛太子稱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詣思

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

弁之子

械至京

會官鞠之

紀事本末云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英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

正統五年當六十

四歲何得九十歲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

半指閩事正同
一律更何所致
疑乎乃從東附
會者或以為泥
邱大內或以為
沒兼西山升食
傳記紛紜無據
真無異癡人說
夢耳

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

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

人皆戍邊

楊行祥事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
記或牽合失據舊史例議辨之甚悉今故

於諸說
皆不取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

思倫發本平緬酋
既內屬太祖命兼

統麓川之地為麓川
平緬宣慰司事見前
為其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

詐事亦太祖仍命為宣尉回居麓川已分其地設府

三曰孟養

蠻名香栢城元雲遠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為孟長土司地

木邦

蠻名

孟邦元木邦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仍為木邦土司在孟定耿馬二土司界外

孟定

蠻名

景麻甸元孟定路明為蠻夷府今仍為土府屬永昌府

隸雲南長官司四曰潞

江

蠻名怒江甸後陞宣撫司今屬於永昌府

于崖

蠻名于賴映後陞宣撫司今司屬騰越州

大

候

蠻名孟祐後陞雲州今州屬順寧府

甸灣

蠻名細映後陞禦夷州今仍為土州屬永昌府

隸

金齒

明設金齒衛于永昌今省

久之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

桀黠喜兵會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機

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所失地稱兵擾南甸

注見前

突干崖進陷騰衝

注亦見前

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

晟請發兵進勦帝命都督方政會晟及其弟昂共討

之事在四年政與晟不協

思任發佯言遣使朝貢冀緩師晟遠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欲

造舟濟師又不許政不勝憤

獨引兵至上江

即龍川江源出騰越州徼外流經麓川為

麓川江下流入大盈江蠻人以江存麓川者為上江近騰越者為下江

全軍皆歿

政敗賊高

黎共山下乘勝深入援師不至賊出象陳衝擊政死一軍殲焉

事聞朝廷切責晟

懼罪暴卒勅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

昂畏賊不敢出久之至芒市前

驅遇賊賊遽引還已而賊據者章寨昂進克之賊遁去尋寇如故事俱在五年

思任發由

是愈橫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罪

帝用楊士奇言降勅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

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

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

命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

以貴為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

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

廷字

振安 福人

上疏諫不聽

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素本羈縻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陛下特降

置書原其罪覺使得自新甚盛德也乃詔旨甫下忽大舉與師今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且衛拉特世為邊患近雖稍抑部曲尚強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望陛下急罷麓川之師專備西北章下兵部以南征已有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

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

字原之
慈谿人

孫良貞

名瑀以字行德興人

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

久任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

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

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

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

南者二十餘萬謙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令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錄囚

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宮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

至是宮殿成宴百官

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

王振也帝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邪使復命帝震怒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門外振始悅

冬十月進蘓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行為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

予正三品仍視府事

鍾先以丁憂當去部民詣闕請留詔許復任及秩滿請留者至

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儒及卒士民聚哭立祠祀之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

取爭訟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知廨前民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邪遂請老

去郡人肖

像以祠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參將冉保由東

路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自

下江夾象石

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

合攻上江賊

重地立寨堅守攻之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

道至騰衝長驅抵木籠山

在永昌府芒市土司南

連破七寨進

搗賊巢

即麓川城城在山上山陡峻深整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

賊從間道潛

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

政之子

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又誘敗其象陳會再保亦由東

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戎渡

在芒市司南路通木

邦而分遣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

不可勝計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

捷聞進貴爵定南侯驥封靖遠伯餘遷賞有差惟副總兵李安以攻餘賊賊績下獄論死

壬戌 七年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

海州人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蘓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諡誠孝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

當時因暨禮稱
球環流委方深
大事無過亦此
老士奇等寧當
不以為隱憂引

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前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於為國當思此市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馳擊即未及陳於平時亦無妨俟之真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時及難留之頃舉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二條之摭拾無當

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

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

方孝儒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

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

王振自太

后有疾數年間已縱恣及太后崩遂益無忌憚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

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戶部

大畧相同士奇等為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尤不過浮汎自全而已史家豈稱三楊相業果盡可為定評耶

侍郎劉中敷

大興人

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

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於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直子為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

以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

直遇王振未降辭色振每

坐直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吾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即以麓川地與之

既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

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

麓川別寨地道孟養

奏乞入朝

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于是命驥等合兵

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
獻思任發緬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船來
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為五進薄
之緬人堅執前詔必予地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
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

衆立隴川宣慰司

在隴川城北
地舊名隴把

而還

後二年緬人始
出思任發獻雲

南思任發垂死千戶
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

畧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便殿裁

庶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規後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

諸左右大夫國入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枉措

筮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

職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過者法司所上多奉勅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為輕重民以

多寃至運磚納米尤非古法且使貧者幸免廉者蒙辜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曰不煩民而役軍

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築多完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齎賞不可勝計今

明世官守之顯
宮廷臣自王振
於劉球始而小
人助奸豎以戕
正人則自彭德
清治振在當時
受錄朝紳劬其
不附己者如薛
瑄乎時勉諸人
俱為所憾然止
於下獄荷校弄
即釋之劉球抗
言時事雖為權
璫所不容其初
意並未嘗欲戕

又遣將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過
獻諸廷臬諸市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
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
麓川也設有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迨北貢使日
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
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
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
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疏入下
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
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
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
錦衣衛獄囑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

乃德清國故手
以漢私志盛前
從旁指摘力構
厄機致球連動
心慘亡冤沉獄
死而振從此遂
其毒手益無所
心憚是振之惡
自由德清慈忠
而成其後振此
救法族談而德
清不過下獄長
崇罰不嚴辜其
何以雷幽憤而
快人心耶

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

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户下

景泰初贈翰林
學士諡忠愍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

字德温
河津人

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

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鄉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為

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

室吾不為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

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

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
 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字千之東鹿人承振指劾瑄受賄
 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
 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
 申救乃免

秋七月加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字先世慈谿人並以師道著聞時

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

勉不加禮振銜之慮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

樹旁枝遂坐以擅伐官樹枷署門監生石大用

豐潤人

李貴

鳳陽人

等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

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

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

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

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

能之子

等分兵四路擊烏

梁海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為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

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

淇縣人

出劉家口

在永平府

遷安縣東北有關舊為出大寧要路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

在永平府撫寧縣北

舊有闕城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勦已而諸

將皆奏捷

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虎

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方輿紀要在朵顏東境富峪土河注俱見前

然俱無大功稍

有斬獲而已諸將遂並加封賞

進勇太保封亮括速伯懷平鄉伯增亨歲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敗敵奏聞情事殊屬難信即其稍有斬獲諒不過以捕生充數非真有推鋒陷陣之舉也蓋在堵浮誠妄報者功本第中相沿陋習况爾時國政不修諸將其能同

野判勝果其說
加泰核處實厚
可立頭乃拔泰
再問即加封爵
說未嘗深入學
既有何勳代足
稱而遂為之分
卒裂土絕由問
官專政止國餘
並說以邀殊賞
而不顧國勢之
安危朝廷又一
切置之不問遂
患遂由此釀成
耳

祿諸衛帶俸官
陞者二十九人

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

衛積怨遂導衛拉特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

升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

時勉為祭酒
六年訓勵諸

生崇廉恥抑奔競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

國公張輔登諸侯伯嘗奏請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

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
酒饌諸侯伯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

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

暮散去一時稱為盛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五十五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諡文貞

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

推轂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老其子稷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稷逮下獄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未幾遂卒後數月稷竟瘞死獄中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

字德道泰和人

入內閣預機務

初閣務皆三楊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

曹鼐馬愉遂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叅政宋新

交趾人紀事本末作宋彰今從

明浙江叅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

于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輓

字惟行鹿邑人

力持不

可乃止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麗水陳鑑湖等聚衆

至數千福建叅議竺淵

奉化人

捕之為盜所殺于是中

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

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

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戍邊為托歡所擄遂生額

森按額森舊作也先今改後仿此

自稱太師准王克狡桀驁北部皆

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

斤

注見前

諸衛刳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鎰

字有成吳

縣人以聞帝敕諸將嚴為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戊御史李儼於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
錦衣衛獄謫戊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
大小悉送順拷訊戕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
其門如市

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
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於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所

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知縣楊瓚

蠡縣人

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

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

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

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充補補其初入學

者謂之
附學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於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
耕桑樹畜為設方略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
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收馬擾民者需笞其
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

邊

并坐需舉主順天
府丞王鐸罷為民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

務

衷穀與馬愉曹鼎皆楊士奇所薦

事具前

及是四人並

在內閣而鼎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曹吉祥

藥州人

等弟姪俱世襲

副千戶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
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謔招撫浙江叅議吳昇言福建
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
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
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
捕羣盜命村衆皆置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
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劫掠如故而已

鄧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咎于華謂茂七等俱以
甲夫為亂時華已為山東副使聞之遂自殺鄧茂

七事
詳後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
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

佐海豐人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

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權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諡文定

棧之垣作此福
自三標同在內
閣時已於所云
崇設而加駟縱
溥孤立而益處
橫乃當時附會
與許之說不得
據為嚴實之論
也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

贈太師

溥直清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橫及溥卒中

外大權一

歸于振矣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奈亨詣事王振

亨詐稱詔旨日交擢戶部御膳供振振悅之

侍郎

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詣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鬚振問之對曰爺無鬚兒子安敢有一時傳以

為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

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

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故

先是駙馬都尉石璟嘗其家閭振惡其賤已同類下
環獄已而大理寺丞羅綺恭贊寧夏軍務嘗詆中官
為老奴總兵官奏之法司坐綺罪徒錦衣衛改戍邊
于是刑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陳璉等為馬順所劾
並下獄帝以濂等已輸服遂釋之行人尚褫言古者
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愆遂下囹圄事或
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
囚繫面僚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
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奏上裁決不實
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褫尋
授南京御史石璟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金
濂字宗瀚山陰行人司洪武中置司正秩正七品
司副從七品行人
正八品職專奉使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六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 臣戴元燾